

刘宁

著



中短篇小说集

光线笔直地照射



晋军新方阵·第二辑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光线笔直地照射 / 刘宁著. — 太原 :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5. 11

(晋军新方阵·第2辑)

ISBN 978-7-5378-4588-5

I. ①光…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63999 号

书 名: 光线笔直地照射

著 者: 刘 宁

责任编辑: 贾江涛

助理编辑: 畅 浩

装帧设计: 张永文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井州南路 57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 (发行部)

0351-5628698 (编辑室)

传 真: 0351-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经 销 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90mm × 1240mm 1/32

印 张: 10.75

字 数: 27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4588-5

定 价: 29.80 元



刘宁，男，1970 生于山西太原。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山西文学院第三批、第四批签约作家。曾在全国各级各类文学期刊杂志发表中短篇小说、散文近五十万字，曾获几种文学奖项。现居太原。

《晋军新方阵·第二辑》编委会

主任

杜学文

成员

杨占平 罗向东 张锐锋 梁跃进 潞潞

办公室成员

张卫平 闫文盛 孔令剑

全方位展示山西青年作家创作成果

——《晋军新方阵·第二辑》序

杨占平

山西的作家队伍，从“山药蛋派”到“晋军崛起”，再到新世纪以来的“晋军新方阵”，是一支阵容强大、实力雄厚、结构合理、成果丰硕的劲旅，在全国文坛令人瞩目。这支队伍中的青年作家，已经初具规模，成长为举足轻重的力量，成长为备受瞩目的文学新锐。

这批青年作家大抵在三十岁到四十岁上下，创作时间有长有短，创作实绩也参差不等。但是，这支年轻的作家新军潜力不小，他们中的几位佼佼者已经在全国文坛具有了比较大的影响，在一些国际和全国性重要文学评奖如世界科幻文学界最重要的奖项之一“雨果奖”、国内文学界最顶尖的“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以及有着广泛影响的专业评奖和报刊评奖中榜上有名，是各类权威性文学选刊上的常客。

我以为，这一代山西青年作家的成长，比起他们的前辈来，在文学生态方面还是有些艰难的。文学创作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市

场经济大潮的全面冲击，整个文学态势逐渐失去往日的辉煌，开始趋向边缘化，像 20 世纪 80 年代凭一部作品就可以一夜走红、就可以获取到意想不到的名声和地位的局面，已然成为历史，笼罩在文学界和作家头上的光环悄然消失，一些有成绩的作家纷纷弃文转行，而大批文学青年的作家之梦也被现实打碎了。就是在这样一种不合时宜的时代背景和文学气候之下，这批青年作家没有放弃文学，而是执着地、不为时潮所动摇地踏上写作之路，使得山西的作家队伍避免了“断代”现象。这批青年作家大部分生活在基层，供职于中小城市，生活条件并不宽裕，只能在工作之余从事创作，有很多困难。可贵的是，他们矢志不移地坚持笔耕，写出了一篇又一篇作品。经过十多年的努力，这批作家逐步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特色。现在，他们的创作正趋向成熟，势头看好。

为了集中展示当今山西中青年作家的创作实力，省作家协会 2013 年决定推出《晋军新方阵》丛书，并且于 2014 年选择十位小说作家的代表性作品，出版了第一辑。甫一问世，受到文学界和读者的好评，进一步坚定了我们继续做这件事情的信心。于是，今年推出了第二辑。这第二辑与第一辑相比，还是有一些变化的，主要是在文体上有了扩大，从单一的小说变为小说、散文、诗歌多门类，这样就显示出文学创作的全方位和多元化。

《晋军新方阵·第二辑》虽然文体上扩大了，既有小说，也有散文、诗歌，但是，从创作思想和表现方法上考察，这一辑入选的青年作家，跟第一辑作家还是相似的，仍然是继承了山西前几代作家的优良传统。比如他们对急剧变革的现实生活的热切关注，对普

通民众生存命运的体验与表现；比如他们在艺术表现方法上基本使用的是现实主义手法，同时也注意吸收其他创作方法中有益的成分。我们注意到，这一代青年作家刚刚涉足文坛的时候，正是国外各种文学理论乃至整个社会科学思潮和国内各种文学主张盛行之时，客观上对他们的创作会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既有正面作用，也有负面效应，总的看，却是有利于他们在继承前辈作家传统基础上，形成比较开放的、具有时代精神特征的创作风格。

我把这些青年作家的创作特征，大致归纳为三个方面。首先是他们的作品呈现出了社会现实的丰富性、复杂性与鲜活性。像第二辑中李来兵、陈年、曹向荣、刘宁、张暄等人的小说，绝大多数是描写当代社会生活的，他们笔下的人物身份不同，但都是很有个性的，真实地折射出当今人们的思维方式、生存状态。由于这些作家一直生活在底层，跟大多数普通人一样，亲身经历了乡村、矿山以及中小城市的一系列改革动荡，可以说，改革的每一步历程都与他们的生存命运息息相关。这种切肤之感、这些命运攸关的体验，倾注在他们的作品中，就逼真地再现了现实生活的丰富与生动，具有了一种原汁原味的特色。

其次是他们比较敏锐的艺术感受能力。读这些青年作家的作品，特别是散文和诗歌，比如第二辑中赵树义、白琳、汉家的散文，裴彩芳、温建生的诗歌，我能感觉到很少有那种苦涩的理性思考和个人狭隘心态的宣泄，更鲜有那种居高临下的讲话姿态；他们总是以一颗平常心去感受和体验世界，感受和体验人生，感受和体验写作，这样，他们就能够比较准确地把握住事物的基本特征，敏捷地

洞察出人物的心灵奥秘，人物和场景在他们的作品中既表现得真切、自然，又具有他们鲜明的个性判断力。

第三是他们在艺术探索上不拘一格。这一代山西青年作家在艺术表现上，除了上述总体上的相同点外，细分起来还是有几种类型的，有的倾向于现实主义方式，有的侧重于现代手法，有的则介乎于二者之间，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态势。这种态势正是文学创作规律使然。艺术探索之路永无止境，尤其是青年作家还处在成型过程中，更需要在艺术上尝试多种手法，最终形成自己的风格。

在充分肯定当今这一代山西青年作家已经取得的可喜的创作成绩，并成为整个山西作家队伍中一支活跃的群体前提下，我也感觉到，他们的局限和弱点还是显而易见的。同前几代作家相比，在生活体验的广度和深度上，他们跟赵树理、马烽等老一辈作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尤其是老作家们以对农民命运的深切关注，以通俗易懂、流畅明快、幽默风趣的语言特色，以直面现实、努力揭示生活矛盾的精神追求，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并且被誉为“山药蛋”文学流派，这是青年作家还需要不断磨砺才能企及的；在理论素质和艺术修养上，他们还不像成一、李锐、张平、周宗奇、韩石山、张石山、钟道新、哲夫、蒋韵、赵瑜、王祥夫等“晋军崛起”作家厚实，特别是这些作家靠各自有个性的作品和文学主张，能够让全国文学界不可忽视的地位，就值得青年作家好好努力了。

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得远一些，同江苏、上海、北京、广东等地与山西青年作家同龄同代的作家相比，他们的局限与弱点同样是十分明显的，主要表现在他们的知识准备相对较弱。那些省、市的青

年作家绝大多数是正宗名牌大学毕业生，有些还有硕士、博士学位；而山西青年作家中接受过名牌正规高等院校教育的还不多，这就使他们在知识准备上显得有些先天不足。当然，能否写出好作品，并不完全取决于有没有名牌正规大学的文凭，文学史上靠自学成为大作家的例子也不少；但是，我们都知道，现在的社会是知识主宰一切的时代，社会的发展主要是靠知识的推动，无论从事何种事业，都必须具备扎实而广博的知识，才能有所成就，当作家也脱离不了这个规律。此外，由于那些省、市地处改革开放先进区域，经济和文化都比较发达，青年作家们接受新事物和学习先进的思想文化，自然比内地同行要快一个节拍；而山西青年作家地处改革开放比较落后的区域，对于许多新事物和新思想的接触，不免要晚一定的时间，于是，在观察急剧变革的现实社会方面，在使用艺术表现手法方面，都难以跟先进省、市的同行同步。不过，我认为，山西青年作家们已经意识到了他们的这些局限与弱点，正在虚心学习别人的长处，努力克服自己的不足，他们是有可能创造出新的辉煌的。

二〇一五年十月

- 001 啊，小寇
- 019 鸽子的群体性上访
- 037 何马史诗
- 055 光线笔直地照射
- 090 古山
- 114 美女
- 133 天堂一直下雨
- 154 下水道有鱼
- 173 戴鸭舌帽的瘦削女人
- 214 罗汉
- 230 瑞士军刀
- 247 一个虚张声势的家伙
- 265 尖锐之尤
- 286 流水与岩石

啊，小寇

在我的头顶上方，小寇发出吭哧吭哧的古怪声音，以及咬牙切齿的恐怖声音。后来，他的一颗颗硕大的泪珠，就像冰雹一样砸在我的头发里。

小寇正在哭泣。

我说，小寇你怎么了？出什么事情了？

小寇不说话。

除了吭哧吭哧的古怪声音，以及咬牙切齿的恐怖声音外，小寇的嘴巴里，现在又开始不断呼出一股股粗重的喘息声和呻吟声。这声音，让我不由得联想到，奄奄一息的即将被人勒死的，狗的呻吟声。

在我的头顶上方，剪刀和梳子舞动得更加飞快了起来。它们互相猛烈地撞击着，不断地在我的头顶上，炸出干燥的噼噼啪啪的脆响，就像一堆柴草被突然点燃了那样。

从墙壁上的镜子里，我看到，小寇的脸涨得通红，嘴唇也在痛苦地抖动。

我说，小寇，你不舒服了吗？

小寇还是不说话。

小寇对我一言不发。

小寇是我们石板街镇子上一名年轻的剃头匠。他剃头、理发、刮脸的技术都很精湛。只是，我那天大概去得不是时候。如果我猜测得准确的话，当时在他的眼里，我的头发，不过是一片莫名其妙的黑色杂草罢了。

小寇的女人，坐在铺着油布的双人钢管床上。她双手握着钢针，用白线编织着一种东西。他们那个快三岁的儿子，没有穿鞋，也没有穿袜子，光着一双小脚丫子，在落满碎头发的地上蹿来蹿去的。在我两尺近的小铁炉子上，煮着他们一家的午饭，白色蒸汽开始从木头锅盖四周顶了出来，满屋子飘着一种比较复杂的香味。

我说，小寇，你中午吃什么饭？

小寇说，穷人能吃上啥好饭——搁锅面。

搁锅面是最具有我们石板街特色的一种大众饭食。具体做法是：先用油炒白菜，炒好后再往菜里兑水，待汤水沸腾后，把面片搁进去煮。盛到碗里的成品，连汤带面，半稀半干，主食副食有机地被整合为一体，食用方便简洁，味道独特，风味尤佳。

可是，小寇的女人却坐在床上说，看你这副劲气！

小寇说，我妈肯定是不行了。我妈咋说病就病成这样了？

小寇的眼中再次滚落出一串泪珠，它们又像冰雹一样砸在我的头发上。

看来，是小寇在农村的老母亲，患了重病了，小寇现在正为这事发愁呢。

可小寇的女人又说，看你这副劲气！

小寇的女人说话的时候，不抬眼皮，手上仍旧握着钢针，用白线

编织着一种东西。她手中的钢针一上一下，一扎一戳，用力甚猛。在我眼中，实在看不到编织的温柔，倒像是在一刀一刀地，凌迟着一个罪大恶极的仇人。

小寇说，这个世上我妈最亲我了。

小寇说完这话，就停了下来，抬起一只手抹了抹眼泪，又用这只手擤了一把鼻涕，然后把这些物质响亮地甩在了地上。

小寇的女人说，看你这副劲气！

他们那时谁也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儿子。小家伙正悄悄地用一只小脚丫子，擦着他爸爸刚才抛下的分泌物。小脚丫也许是初次体验到一种滑溜溜的乐趣，嘴里却叽里咕噜地说着，脏死了，爸爸臭粑粑，脏死了。

小寇的女人终于发现了儿子正在干什么了。

她尖厉地叫道，哎呀！快看你儿子呀！

小寇也看到了。他真正愤怒了，是那种无比绝望的愤怒。

他一脚踹翻了儿子。不等儿子哭出声来，又把他拽了起来，向床上扔去。在空中，孩子像一只被子弹击中的笨拙大鸟，垂直地坠落在床上。足有三十秒钟后，才突然又爆发出喷泉般壮丽的哭声。

看你那副劲气！坐在床上的女人，真正开始了大声的吼叫。

她扔掉了正在编织的东西，双手叉腰，瞪着小寇，嘴角撇成那种显而易见的、表示轻蔑憎恨的形状。

你已经看到了，那一年的冬天里，小寇的生活摇摇晃晃，混乱不堪。危机的根源来自小寇的经济失衡。

我们可以给他算一笔账：小寇当时理一个头收3元钱，如果有的顾客还要求吹风和刮脸，小寇就收6元钱，但是并非所有的顾客都要求吹风和刮脸，所以平均下来，小寇理一个头收4.5元。一天按平均

接待 10 个顾客来算，小寇的平均日收入大约是 45 元，一个月以 30 天计，小寇的月收入平均也就是 1350 元左右。到了月底，小寇要从这 1350 元中抽出 150 元交给房东姚老太婆，再交清电费水费，平时还要买米买面买油买菜买煤炭，另外，女人时不时总要添件新衣衫，儿子的零嘴小食品也不能断，小寇自己又是个男子汉，抽烟喝酒的支出也相当可观。这样下来，小寇手里就没有多少钱了。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小寇的日子过得紧紧凑凑的。

何况，小寇住在乡下老家的老母亲，现在又患了重病了。

有句俗话：一个男人，肾不行了，就甚也不行了。小寇的女人说，那才是放屁了；一个男人，甚也不行了，一定是钱不行了。

有时候，事情就是这样的。

那个冬天第一场雪之后的一天下午，罗煤倒走进了小寇的理发店。他是这一天里小寇的第一个客人。

罗煤倒一进门就夸张地说，我们南方，我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大的雪啦。

那时，小寇正蹲在地上磨一把刮脸剃刀，他的女人和儿子坐在床上看电视。小寇说，你上礼拜刚理过，今天又要理？罗煤倒说，我这是头发，又不是韭菜，割了就长，割了就长的。小寇啊，不是老哥哥我说你，有时候你说话是很难听的啦。你也是搞服务行业的，就没听过“顾客就是上帝”这句话吗？小寇说，那你不理发，你来干什么？罗煤倒说，我只刮脸，再做头部按摩。小寇说，刮脸我会，按摩那是女娃娃们干的事。罗煤倒说，我就喜欢你按摩，你手上有劲道儿。说着，他掏出 20 元钱撂在工具桌上。

小寇女人见罗煤倒脸色有些不对劲儿了，笑嘻嘻地赶紧搭腔，罗老板，你别理他，他就是那毛驴脾气。他不给你按，我给你按，谁还

不会个按摩了？不就是瞎捏揣呗。

小寇这时站了起来，对着他女人说，反了你了！我啥时同意你当按摩女了？我小寇现在是不起山，但我们寇家清清白白，凭祖传的理发手艺吃饭，多会儿做过不三不四的营生？

罗煤倒这下儿真的火了，腾地一下从理发椅子里站了起来，指着小寇的脸说，什么叫不三不四呢？按摩就是不三不四啦？小寇啊，你算白出来混的啦！说完，不等小寇回应，抓起那刚才撂在工具桌上的20元钱，转身出了门。

小寇的女人仰头狠狠地剜了小寇一眼，嘴角又撇出一种鄙夷不屑的形状。那一天里，几乎再不和他正面说一句话。

罗煤倒是个南蛮子，但身形高大魁梧，不张口说话，我们石板街人一般一时辨不出他的根基。他的公司就在小寇的理发店对面，据说搞的是煤炭生意。平日里，总是西装革履，喜欢喝云南普洱茶，抽“三五”牌美国烟。小寇的朋友何球时不时爱到罗煤倒的公司闲坐，中午若又拐到小寇的店里找小寇喝酒，说起话来，就很羡慕罗煤倒。

你看那南蛮子，一张桌子一张床，一部电话一份报，一杯普洱一包烟，轻轻松松把钱赚。

小寇不喜欢听这些，脑子里琢磨着是否该张嘴问何球要自己那昨天借给他的50元钱。小寇的女人却听得仔细，就问，那人家到底是咋赚钱了？何球说，简单得很了，先把咱北方的煤搞定，再把运煤的火车车皮搞定，再把搞定的煤运到南方去，最后，钱就搞定了。小寇的女人咧嘴笑起来，说，放你的狗屁了！有那么简单，中国人都干煤倒了。何球说，那是那是，说到底还是人家南蛮子本事大。人家一干，就是煤倒；咱们一干，就是倒霉。